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九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訂

祭文

附錄 序 記 墓表

盡忠錄序

李大存

丞相緝之孫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誤事云秘誤所上建炎三書
其一乃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畱先祖而黜汪黃
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

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卽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藁不傳于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詔中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鈇木以廣其傳秘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爲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奸譎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

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則秘
誤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爲之慨
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
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
誤所得其死者姑採撫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盡忠錄序

楊一清

大學士
謚文襄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猾夏之初少陽陳公
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
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自
盡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効大驗要之不可誣
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於
姦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
事者偷安畏懼不曰遷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
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讐以張魏公之賢亦嘗
劾綱而佐汪黃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
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其言復用綱不斥
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中原不左稚少陽死李綱斥
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於歐古之以諫死者

逢干皆世臣與國同戚休少陽尚爲諸生未沾一命
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于死不悔不尤重
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
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姦不得命不止
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姦人指以爲
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
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說乃於立談
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存亡在呼吸間
揅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父母之讐不共

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
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
忠贈秘閣修撰近丹陽太學孫生育得所謂盡忠錄
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
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
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予序
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
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凜
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

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
以不書於是乎序

丹陽學宮三賢堂記

宋陳摹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尚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
同於制行而同於立教不同於應世而同於知道者
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爲奴比干之死而
夫子目爲三賢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
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
異辭謂其有功於名教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

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別
忠義以作天下之氣士君子或出或處悉關世教慶
曆元祐間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
頌以碩德讜論歷佐三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
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則執古者刑不上大夫之
義寧與朱敏求呂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
或啓寧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污辱凡所開陳無或
隱諱蓋公優爲者猶未見所守方宣仁垂簾諸臣奏
事惟稟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對者惟公奏事

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廷以聽聖語
公之意蓋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稟命于君庶
幾調娛子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默識其事謂公有
君臣之義宰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主者
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時則有若
處士蘇公樂于冗道而不肯爲時一出又嗣是而靖
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艱時則有若修謨陳
公激爲忠義而獨能爲國一死夫處士蘇公之孫也
乃祖功在王室公亦資稟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
諸老與之游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
情山水以觴詠自娛徵書屢下高臥不起時號後湖
先生非無所見而忘世者修謨公則異於是方蔡京
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覺中外公以
太學生力條其罪斥爲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
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黃潛善汪伯彥主
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于謀國奮不顧身復三
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亦豈無所
見而漫輕一死哉二公操行似不同而同于知道方

修誤公被召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
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
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忠義後湖實從史之若
高宗之於二公則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
者當六蜚南渡仄席求賢聞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
而弓旌之召三及其門紹興四襍聞修誤公之死下
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而亦
無負於二公矣余自佩鐫知讀書慕三公之名而恨
其生晚魏公本溫陵人以子京宰丹陽迎養官舍於
邑治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爲奉公之所後人目爲相
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栢尙存子孫因占籍焉修誤
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魏
公于是堂而以修誤後湖二公侑春秋于釋菜先聖
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夫設牢醴以祀之且屬余
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魏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
士諱庠字養直修誤公諱東字少陽

堂在縣學櫺星門之左陳摹時權鎮江府事紹聖
中蘇頌子京宰吾邑迎父就養因誕日築此堂爲

壽後燬兵火紹興間其曾孫忠規復宰吾邑重建
嘉泰中趙善相改曰相公堂寶祐五年邑令趙與
懷一作慄改建三賢堂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
衆賢後以濂洛諸儒既皆從祀仍祀三賢增以洪
公興祖名四賢祠

宋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邵寶

無錫人
說文莊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
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反之
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
其時以戰鬪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
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鬪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
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秘
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數百餘年
而痛憫傷悼之不巳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爲
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于
靖康之時則北虜日盛內逼京師夷狄之重於是乎
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
實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夷狄則輕在

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於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內忌外懾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略直道正氣乍用遽罷秘誤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黃二奸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在識與力識

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奈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歎高宗聞於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蔭車駕道公鄉亦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贈今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于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於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爲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夷狄中國之分於封疆戎好之

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矯之迹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誥下詔，一舉數得其爲教也。夫矣深矣。蓋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爲嫌，且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康朱侯方旣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而規制以完，繼而合陽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

還朝，趙侯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增，資之。趙侯起復，復任秀水葉君在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於寶寶，欽慕秘誤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於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爲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榜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爲碑亭，左右各一中，爲三間，二廡像公，其中前爲露臺，立金鑄汪黃跪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尙友，後爲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屍之

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
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蓋趙侯狀云

墓表

龍溪林

魁

鎮江府知府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
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
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
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
士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
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

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
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懷而後已
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
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而
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中國之恥不可以
不雪宗廟之尊不可以蒙腥膻衣冠之化不可以易
左衽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
宗廟安夷狄亾而中國存卽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

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
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於千載之下也魁爲童子時
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
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丘隴謂墜
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末於是作
文使丹陽令申聖勒石墓門以吊英爽嗚呼文山峨
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
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祭少陽先生文

明巡按御史葉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宋
修謨陳少陽先生之靈曰唯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
忠比朱雲朝無憂忌乃以布衣而干廷議言發禍從
勢所必至從容赴難惟以取義輿襯自隨竟酬厥志
嗚呼公身雖亡公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內逢干
與遊斧鎖奚避視彼汪黃穢若狗彘決此江流難浣
腥膩君心尋寤存歿哀馳如暄斯開光生泉隧得失
較量霄壤何翅忠也夙企高風今經故地作廟妥靈

永修祀事新宮翼翼漕渠泌泌千萬斯年有虔無墜
茲當落成潔陳殽蔽公其來歆鑒此誠意
先生舊無祠直指葉公從太學生孫育請改北郭外五顯廟祠公詳見邵文莊公祠堂記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十

邑後學 孫雲翼 禹見 編

賀懋忠 日獻 訂

附錄 題跋

遺帖 晉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關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
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
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

少陽先生集卷十
之士、往往、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
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爲、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爲
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於、殺、身、而、死、死、之
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
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典、英、聲、爽、氣、凜
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輦、泯、與、糞、壤、等、忠、義、果
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焰
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
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爲、人、也、從、可、知、矣、故
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
有、一、日

跋家書後

陳南先生弟處州錄事參軍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當虜騎深入
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
之以官旣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
卽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
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
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

少陽先生集卷一
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
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背一日
其婿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
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
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秘閣
修撰仍官其子分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
其大節固已托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
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于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
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
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弟南泣血謹書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益國公
謚文忠

高宗皇帝卽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
爲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
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秘閣修撰玉
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
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旣爲哀辭必大又
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
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跋奏議

金華楊

邁

尚書

右修誤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黜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藁弗著非闕典歟迺取奏議手牘刊之于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卹之詔冠之篇首予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又

譙國樓 璣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側○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輿○襯○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爲○舉○世○之○利○今○日○之○死○不○以○甚○明○宜○少○陽○不○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儉○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益○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又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
司法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謨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
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
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
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
自是括蒼之名猶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
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槩僅若此有如英姿丰
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
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

與夫邵安撫墓誌經略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
叅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
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
竊一班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
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
溢篇其待予諛聞附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
粉社事契稠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為萬
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
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

足爲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與攀鱗
才翦文斐不能自爲臆說謹撫聖賢之言以識古訓
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修譔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
華袞之榮云

又

四明樓鑰

叅知政事
謚宣獻

嘗謂士君子標竿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
操諸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
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
東非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已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
書劾奸臣闢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
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已引咎自
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
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鑰於國史拜
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觀公書一識公後一旦
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且正於賓位因得識
公後而悉觀公書則公之忠信義氣可一闕而知矣
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云
嘉定戊辰癸酉拙

又

泰州野人 失名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嘆其後
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弘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
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弘固爭卒夷偃
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
日無敢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未常逮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弘之居
相位內深意思雖同時賢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
驕主而欲罹其害況偃輩晚進用事才出弘右而數
誅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
心而爲害能之臣肆譏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
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
者旣而進言不忌豈公孫弘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
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
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
嘉仲之名苟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
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少陽先生集卷一
鳴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忘身之危爲國之災以天
下言爲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啓少陽之口若
有意於中興乃不啓吾君之心使畱少陽一寸之命
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
攜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死爲可悲也亦可榮也少
陽死矣吾亡無日矣

又

劉 集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
有如殿誤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
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官都省甘爲虜屈者視少陽
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
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
我高宗皇帝感愍汪黃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
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於戲
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爲公斂手
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
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禮卹其後昆
以廣聖恩褒中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

定癸酉臘日

跋陳歐二公行實

李 統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爲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已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廸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爲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叅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已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敢自文愆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爲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爲丙子所草高宗不以爲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蓋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修謨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翌日也罪已而勃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以見修謨公之所以忠嘉

定六年中伏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寧府
軍李統書

跋建炎第三書

王 遂 金壇人 諱正肅

遂伏讀鄉先生修誤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
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
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聖黨禍
踰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
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
至於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者
是宜忠言嘉謨日聞手上羣臣萎爾骯髒阿脂韋
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
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
未解而又竊有憂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
藁之後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跋建炎第三書

劉 宰 金壇人 諱文清

修誤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四書家且有
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檇年求
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蓋建炎

第三書公所以坐於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適勁使見者駭歎豈少陽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畱以爲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爲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爲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孫甥潘氏然其歸未審也奈旣爲公惜諸藁及遺書之亡而幸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燁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泮

跋遺藁

金困潘藁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闕過曾大父劇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閻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爲詳猶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藁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藁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藁見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公卿大夫寧欺

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
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
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
殞爲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
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又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
偏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
修譔孫枝不固窮於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磁基不
如待時今可矣盍行乎

又

東陽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
之地決以爲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于杭因循
今百餘年金亡於韃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
中原爲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俛仰
懷舊益重下泉之慨嘆云

跋諫稿

宋黃震 字東發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關范

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
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稿及其臨死帖與伯夷同
功與孟博同傳

跋奏藁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
之罪九死莫贖劉蕡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
尤可傷也陳公奏藁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
事宜和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
夷離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據

一死吁公爲國謀爲天下謀爲社稷謀未始爲身謀
也公旣殺身矣爲國者當奈何此高宗痛於追卹之
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姦俱得保首
領歿于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籍而取
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
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主於人謀之不臧以抗言
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
執筆收泣爲其子孫燁書于奏藁之後紹定庚寅秋
八月吉日

又

陳鼎

先伯父修譔於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而干
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衰於君而伯
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
明李嘉仲乃能爲贖首領斂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
昔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喪
董斑亦循屍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
父大書信史列於忠義並傳不朽與姪鼎泣書

又

古鄖陳 墳

墳曩爲括倉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於潘氏潘
氏併以公像爲贈揭之坐右朝夕景仰蓋常挹忠靈
於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燁攜奏藁相示齊莊中
正純粹精一發見於筆墨之間因思墳至愚不肖曩
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爲之蓋臣之事君非積誠
不能感動也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古鄖陳墳
書

又

臨川羅 愚 察院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

已九月望日敬觀

又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闕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跋遺藁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興持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噫尙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浙蓋嘗以河南歸種況不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黃輩庸闇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驚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爲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爲太學生力疏其奸輿棺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

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儉壬之汚在朝廷
敢怒而不敢言時聞六館諸生叩閣上書大計猶賴
以決而儉壬陰有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
享蓋言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藁而重有憾焉端平
改元二月五日

又

宛陵吳

潛

畱守

古今獨唐裴相均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
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
洩也固宜於金虜既亡矣而濰陽之郊百年之下
獨柳悲風猶為諫議唧唧也主國論者可不矧乎端
平改元四月望

又

歷城衛

价

郡倅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憂
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
況諫議陳公耶敬觀遺藁直筆如生又重為之三嘆
端平改元四月二十三日

又

富川桂如虎

修謨

建炎間二奸佞之請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

少陽先生集卷十
十事雖出於臺臣實修譔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藁重爲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又

任哀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藁乎嘉熙改元孟夏後四明任哀然拜手敬書

又

鄂渚徐

畋制幹

讀諫議叩閤遺藁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爲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又

金壇陳宗

孔子謂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譔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媿

少陽先生集卷十
阿與沒上下爲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
忤時者不指之爲狂人則目之爲病子審如是孔子
之志荒矣殿謨奏藁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
汪黃爲鬼爲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
於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謨之爲者當時寧
無狂人病子謫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謨
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謨者而相交奇之使正論成
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謨之所望
也不然此藁猶破故紙耳於戲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又

桐鄉章 琰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
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
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
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
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
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又

鄧民伍

霆

制幹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亦力
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
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
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
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
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肯
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猖狂妄
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
若以其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
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
也誠使當時逐汪黃卽日鸞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
興十策指麾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
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
公旣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嚮之一百八十萬衆悉潰
裂四去而虜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又

東陽滕 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卽爲邊面未可爲
至計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

魏公鄂王皆惓惓此意何歟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
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僞定一時而
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
春秋時秦輅晉侯止馬晉之君臣反首芟舍從之秦
伯曰晉人感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
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圍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伐秦
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
長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
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
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論大議凜然乞車駕還京稍
示吾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虜
旣陷中原不敢遽有之則以授僞齊久而後取使中
原若取之齊者以絕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虜
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守汴
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謂汴不可守何足以知
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如
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
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

以陽先生集卷十
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知所
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爲尚書郎上書申
救義槩藉藉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
與大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藁而余家不傳文獻不
足證也觀公真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
日

又

張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
小人純乎利其初萌於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
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
於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爲而爲
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於心術學者警
之不小若鄉先生修誤陳公之事真無所爲而爲之
者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蓋安行之淳
祐丙午八月中旬後學張介書

又

趙噩夫

僕初娶於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
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姦惡袖

少陽先生集卷十
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間已傳宸命左
遷兵書矣自此先正秘誤於是乎叩闈焉一而二二
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嬰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
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
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
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
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爲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
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當於先正秘誤
見之淳祐己酉仲春旣望雪翁趙噩夫謹識

又

竇忠樂

大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於
六館者爲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於人之
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闈疊言事切中時
病竟殺身以成仁今存載遺藁畱賢相續邪朋思故
京黜淺議言之用不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
雖死而聞者猶興起於百二十餘年之後也昔籍談
舉典不識其祖今諫議公家有賢子孫竇惜遺文如
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爲之書

而無虛其請者淳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後學竇忠
樂書

又

趙崇縝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爲之果
故視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
於高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宜靖間小人誤國戎馬犯
汴虜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虜營問陳曲直
辭氣勁正粘罕憚之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驛渡
河虜擊馬虜繼之目擊回南鬼不作北臣自沈於黃

河虜服其義瘞之河干詳見國史太史贊之曰捐軀
抗虜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媿潔齋西山諸先生皆
有紀錄噫當時失節之臣如附犬羊偷生之念猶嗜
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於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強
虜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
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
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
藁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尙未取將得非造物報
忠在其子孫淳祐己酉仲春閏晦

又

南容王

邁

擬刑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爲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觀修謨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略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藁字體與前書同加小爲之撫卷涕洟

又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謨公詠雪之章也儻儻壬方張邪黨將盛公力誦之不少恕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爲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夕槿朝菌終歸臭腐公

如栢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瑩牢落松栢蕭疎
孫枝凋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
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春

又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畱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嘆
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藁
前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
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
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抵斥權
奸之死靡憾流芳簡冊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子
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印應雷

讀陳修謨奏議聾瞽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
建炎第三書藁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尙何敢
贊一辭淳祐己酉仲春

又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口直諫
歷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脉炎祚中興此

其權輿載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今何敢
贅言淳祐庚戌自潤改袁歸寓公里世孫示余伏闕
書藁肅容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
語尾諸先達後職臥疾遂藏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
畀江右憲辭不獲請沂江而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爲
遺藁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年餘劾歸道中風雨大
作湍流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聽其所之意
此藁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推至灘
磧間不然則爲烏有矣歸見索何辭以對始信忠義
手澤鬼神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
天乎人乎敬爲之書于卷後歸壁云

又

朱承祖

魏徵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今觀殿謨陳公建炎間
以布衣叩闈斥權姦至於殺身殉國願爲忠臣者也
吁自古諫而死者前有比干後有殿謨公可不謂之
忠乎後之在位者宜有鑒于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
京口後學朱承祖拜手謹跋

又

高世奇

世奇生之爲太平民自齟齬時竊聞父祖話靖康之事毛髮爲之寒凜旣不識公風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之氣聞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趨府神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有重於太山者千載之下於陳公見之矣冥鴻子高世奇書

又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藁愛君憂國之謹言言剴切雖鼎鑊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茗溪趙與言拜書

又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大夫不能也諫議以布衣叩闈抗言於羣姦吐燄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藁凜凜猶有生氣然足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大夫乎寶祐戊午楚節前四日秦望詹元鼎拜書

又

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虜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時

少陽先生集卷之八
是蓋殿誤陳公既死之後也姦臣誤國寘公死地自謂可以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迴生乎忠簡公之鄉獲覩忠簡公真蹟多矣獨以未覩公之手澤爲恨迺今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孫燁以公之建炎第三奏藁示予愀然曰此公所以死也嗚呼公雖死於東市忠簡公亦死於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死猶不死也彼汪黃秦者獨不死也耶感嘆之餘竟書其後寶祐戊午穀雨後三日廬陵趙孟迴書

又

三山許炎

此藁思陵殿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聽頓回則輿觀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於此時他日老檜挾虜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又

澗山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與

少陽先生集卷一
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生廟堂居闔闔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死爾爲社稷死爾二子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譏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脉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俱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跋逸傳

江萬里

萬里青災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其前修誤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方患在軟態雷同曾進者之不可作天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大作於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寨海以爲勇正像此氣脉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置勿論卽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嘗苦不續未能眇然爲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九月二十六

跋遺草

覃懷李節

晁錯忠於漢以盎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爲之喟然此太息而已修誤陳公當皇祚險傾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匿情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與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泚

又

古汴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之此奏忠肝激烈輿襯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姦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黃何勿乃爲京黼之所不敢爲而爲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干含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於胡鬼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古汴趙時寶業於南風堂

跋秘誤誥詞

胡

儼

翰林學士

少陽先生集卷一
予閱宋史至黃潛善密啓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
不太息流涕深爲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告詞有八
年于茲一食三歎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
高宗本意實黃汪所爲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
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
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于今
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
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臨終手書

古洛畢

亨

右副都御史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
書論時政得失力觝羣姦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
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
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畱不綱能黃潛善等與布
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之二入俱死權姦之手
嗚呼惜哉旣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迨今三百
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予奉命巡撫南圻
考索郡志廼得先生傳誥并臨終手書一二遂命鑿
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跋建炎第三書草

吳郡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畱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母幸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卽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以不內竪至與襯俟戮疑其所言必巉絕近詳觀此稿開陳公屈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按其日卽壬午也然則具草緣造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入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記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
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
所誤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
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哀挽題識
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篇八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
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來有序其年也後雜
詠於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
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序其序也
卽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爲民之勸也
太學孫思和爲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
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
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
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人後四月晦後學
鄞陳沂魯南記

跋盡忠錄

孫育
邑人中
書舍人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
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三書草卽
刻之石以不見其全爲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

編於陳魯南八圖梓行以傳此蓋嘗考索于鄉先進
丁君倫繼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宗人曜也正
德乙亥秋九月丁未後學孫育謹記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